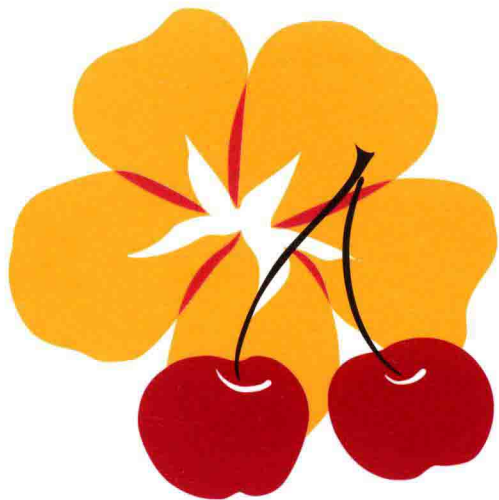


作品
鲍尔吉·原野

樱桃花 在枝头想念樱桃



树木是音乐家……

南风里有青草的香味……

樱桃花在枝头想念樱桃……



櫻桃花

在枝头想念櫻桃

鲍尔吉·原野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櫻桃花在枝头想念櫻桃 / 鲍尔吉·原野著. — 南京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 4
ISBN 978-7-5594-2133-3

I. ①櫻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07498 号

櫻桃花在枝头想念櫻桃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责任编辑 李 黎

装帧设计 赵 瑾

责任印制 刘 巍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125

字 数 162.5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2133-3

定 价 35.00 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树木是音乐家

- 我们在小人国里穿行 _ 3
- 在库伦沟林场跑步 _ 9
- 寂静统治着山林 _ 12
- 沉香 _ 15
- 灌木 _ 19
- 光晕在树 _ 21
- 琥珀对松树的记忆 _ 23
- 松木在夜晚说话 _ 26
- 松塔 _ 29
- 松针 _ 32
- 夜的枝叶 _ 35
- 火山杨 _ 37
- 山杨树 _ 41
- 柳树的母性 _ 45
- 柳树趴在河边喝水 _ 47
- 进森林像进入一个瓶口 _ 51
- 北窗南窗 _ 54

起风	_ 59
秋叶	_ 61
山与树林的合唱	_ 63
树的道路铺向空中	_ 66
树的尽头	_ 69
树的弥撒曲	_ 71
树活两辈子	_ 72
树的衣裳	_ 75
树静夜阑	_ 77
树林里的眼睛	_ 79
树木是音乐家	_ 83
树木有梦	_ 85
树叶欲飞	_ 87
藤	_ 88
树桩	_ 91
望树心安	_ 92
杨树的末子	_ 94
有的树忘记了结果子，有的树忘了开花	_ 98

- 栽树吧 _ 101
- 最好的树被上天领走了 _ 106
- 耳柏 _ 109
- 一棵树 _ 112
- 胡杨之地 _ 114
- 走不过边境的树 _ 117
- 比草木更孤独 _ 121
- 南风里有青草的香味**
- 草 _ 127
- 宛如一根针 _ 129
- 草言草语 _ 131
- 南风里有青草的香味 _ 133
- 风吹草动 _ 135
- 青草寂静 _ 138
- 艾 _ 142
- 城里的荒草 _ 146
- 拉拉蔓 _ 149
- 青草和星辰 _ 151

铁轨中间的草 _ 153

草木结霜 _ 155

苏醒 _ 158

凹地的青草 _ 160

草垛里藏着一望无际的草原 _ 162

风滚草 _ 165

干草 _ 169

芦苇为我指路 _ 171

字在纸上长成春草 _ 173

櫻桃花在枝头想念櫻桃

金莲花如石头压满大地 _ 179

苜蓿花的河谷 _ 182

野百合 _ 185

野芍药的领地 _ 188

雏菊的披肩 _ 190

桂花香 _ 194

和梨花一起白头 _ 196

荷 _ 198

- 荷花骑马坐轿 _ 200
- 红玫瑰 _ 202
- 山菊花 _ 206
- 花朵踮起脚尖看一个树桩 _ 208
- 金银花 _ 212
- 葵花 _ 214
- 向日葵的影子 _ 217
- 绿釉百合 _ 220
- 落花拍人肩膀 _ 222
- 南瓜花 _ 226
- 爬山虎 _ 229
- 石头上漂桃花 _ 233
- 矢车菊的花冠是飞鸟的空巢 _ 236
- 闻香 _ 239
- 鲜花钓饵 _ 241
- 杏花露出了后背 _ 243
- 夜里的花朵 _ 246
- 樱桃花在枝头想念樱桃 _ 249
- 棉花 _ 251

树木是音乐家

我们在小人国里穿行

人说椰树，我会在脑海里把它移出“树”的范畴，放在奇花瑶草的位置上欣赏。作为北方人，我眼中的树是站立在漫漫黄土地上沉默的修行者，它们冬日萧索，春季萌芽，只绿一个夏天就凋谢了。这些树是杨树、柳树，即使是柞树、榆树和桐树，它们只是“树”，如劳苦大众。而椰树是另一种情形，仿佛是羊群里突然冒出的长颈鹿或孔雀，它树干无限伸向天空，头上顶着羽毛的帽子，眼前一定有海与沙滩。它不是树，是童话小岛的标志物。

椰树仅悠然斜出的叶子就占尽风光，斜出的并非树枝，而是叶子。这片叶子足以充当你想象中的神鸟的尾羽，那么长，羽状全裂，长度四到六米。如果在儿时，我很愿意用手把这片大叶子按在自己屁股后面在大街行走，昭示不凡。事实是，没有哪一个儿童能拖动真实的椰树叶子，它几乎是一只小船。这样的叶子安在黄牛或老虎的屁股上作尾巴也不妥帖，成了扫帚。它有神逸之姿，仿佛适合于飞。没错，你看在最强劲的风暴里——比如台风，这是北方见不到的巨大气流——椰树毫无惧色，它叶子抖

撒，与狂风周旋，如逆风的永不妥协的大鸟。

是的，我们要到海南的土地上去看那里的椰树，这里赤红的粘土不生长如桃李一般温和的树种。桃李长在四季分明的中原，中原人冬天穿絮棉花的衣裤。那里下雪，黄叶积满秋日的田垄，中原古代的官员顶戴台风吹不走的有翅的纱帽，百姓们听梆子或京剧。海南不是大陆，是岛。这里的江山无论多么辽阔，它都是一个环海的岛。海南的主人不是大地，而是大海，这里的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。椰树是海的子孙，虽然它长在岛上的土里，却是为大海长在陆地的一株草。这里的夏季赤日炎炎，强烈光线把人类的视网膜晃得晕眩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北方的树叶在这样的天气里早打蔫了，形同沮丧；而海南烈日下青翠的树，有椰树。你看到高入云天的椰树把羽毛式的叶子斜逸旁出，就很想去它的绿阴下漫步，仿佛阴凉的地面会有好东西出现，譬如奇异的小花。拣到一个成熟的椰子也不错，这不是最好的东西吗？椰树从空中送给你的密封保鲜的糖水罐。仁慈的椰树知道你在灼热中什么都不缺少，金银暂时也不需要，只缺水。人吮吸着椰汁，开始想一想关于造物的、或者叫世界构成的道理——是谁创造了椰树和椰子，进而想是谁创造了陆地和海洋，想到这里就卡住了，转念说：椰汁真甜啊，真是太好喝了。人奇怪于在灼热的海岛，椰子会这么悠闲地生长，这么绿。人的思维是，绿与清凉联结，而椰子在酷热里为什么青翠呢？这是椰树的神奇，它在酷热中自造清凉，否则怎么会绿并铺洒绿荫呢？假设椰树是修炼者，它内心的定力已超越了环境。

的制约，不管酷热或是台风，它的心在这些外力之上，故安定于台风酷暑之下并悠闲。在炽热的阳光下，大海没开锅，小鸟也没有被烤熟乃至从天空掉下来。造物主把一切早已做出精确的安排，气温只是其中一项。所谓“热”，是人说的话，而植物对阳光说的话是“恰到好处”。热是人的体表对气温的感受，对蓬勃的植物而言，热是什么？阳光岂止热或者凉？它是能量，是生物成熟发育的促进素，一切都恰到好处。这一点它比人强多了。人饿了要躲进屋里叮叮当地烹饪而食，植物站在大地上无须张嘴已经得到能量与养分，它们之所以不愿意行走是不想放弃大地暗中的滋养，而阳光的慷慨照射，更让它们喜不自胜。

我们一行七八个人来海南看椰树，见到椰树便下车围着树转一转。椰树在海南是如此之多，停车是停不完的，转树也转不完。看来看去，最后似乎只看了一株树，即椰树。可是，这株树如此神奇，它站在每一个地方的姿态都不一样，在风中，在日落里，其华美胜过其他的树。海南树多，蓊郁全岛，但你总能在林海的顶端发现椰树的绿冕，它像准备起飞或刚刚降落在林涛之上的巨鸟，翅膀来不及收好。你看到了那样的翅膀，那样的羽毛，就找到了椰树。在椰树下行走，我想起小人国的故事，我们就是突然缩小体积的小人国居民，在草隙行走却自以为阔步于茂密的森林里。椰树是其中最大的草，我常常拿手“啪啪”地拍击椰树的树干，心里说：多大多结实的草啊，棕榈科，被子植物门，好草！这株草本植物在时空交错中比

人高出几十倍，用人的话语说，它有五六层楼高。在小人国里，楼房竟没有一株名叫椰子的草本植物高大。我童年曾无数次盼望进入小人国，读了斯威夫特的书之后，此想法愈发强烈。小人国多好，见到一只蚂蚁，以为是恐龙，见到一枚鸡蛋，以为看到了北京的体育馆——鸟巢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在草的枝叶之下跋涉远足，抬头景仰草呢？这是我童年的愿景，也是我此刻在椰树下的心理写照。椰树让我进入了小人国，仰望到脖子酸。椰树比北方的杨树幸运，它每天见到海上日出，看日之红丸在烈焰般的波涛上挣扎搏跳，跃然出海，顷刻红光万里，海面无须命名已成了红海，南中国海也是红海。这情景有些惊心动魄哦，椰树每天目睹一遍，习以为常。椰树见过比蓝天更蓝的大海，人们称之为湛蓝，海如蓝水晶被太阳晒化了，拥挤动荡，想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却不可得。这时候，海的远方竟有船只驶来，最早触目的是它的白帆，白帆如落在海上的风筝，一耸一耸，试图往岸上移动，而风筝下面竟然拖着一条船。这些对椰树来说，没什么稀奇。翅膀尖耸的海鸥成群飞过来，像天上倾泻的刀鱼，在椰树眼里这也没什么稀奇。椰树如果是诗人，它吟诵的不是日出以及白帆，而是海上黄昏。黄昏之于大海，犹如黄山之于流云。海在黄昏时分终于疲倦了，露出温柔的一面。黄金的光线织进琥珀的海浪里，天海一色，万物澄明。此刻天空更加阔大，海面低下去，向远方延伸，把舞台让给了天空，布满更多的金色、玫瑰色与蓝色。这时候，海滩上假如没有椰树的身影，风景不免呆板了，椰树以其修长与婆婆让夕阳在海

滩描画出人间的乐趣，让人的眼睛在大自然里面看到更多的美。大海没有椰树还是大海，而海滩假如没有椰树，仿佛还没有完工，还要等下去……椰树不光是树，不光是草，还是大自然的美术师，让海水温柔，白云缱绻，岛屿宛如仙境。

人看万物，有一个奇怪的想法——看它能不能吃。人在婴儿期见到什么都要塞进嘴里鉴定它的可吃性，手摸到拖鞋也要嚼一下才甘心，父母抢过拖鞋，婴儿报之哭泣，以为父母抢拖鞋要吃。这是人类基因留存的远古记忆，关于饥饿的记忆。人们长大了，也用这个观点审视万物，譬如牛羊、譬如菽麦。杨树由于浑身上下结不出一颗樱桃而受到漠视，树干变成门窗。而李子树、杏树因为结果而得到浇粪汤的施肥优待。人类这一套早被椰子树洞悉，椰树结出椰子，供尔等渴饮。人见到椰子水，每每喜笑颜开，说好喝真好喝。当我们仰视椰树时，也想到了这件事——椰子，高入云天的椰子怎么会结椰子呢？打开椰子，里面敢情是一碗甜水，无须榨汁。椰树如此厚道多情。苹果好吃，但苹果树还没有进化到结一包苹果汁的神奇程度，桃子、桔子、梨子、李子、杏子、梅子都达不到这一高难境界，只有椰子遥遥领先，掌握自主知识产权。如果拿香蕉和椰树嫁接，可不可以诞生食用而不是工业用的香蕉水呢？也许我们后代的后代之后一代就喝上果蔬与椰子嫁接的葡萄水、黄瓜水、玉米水和柠檬水了。这些水都凝集在椰子壳里，长在椰子树上，人称“万水椰”。

在海南，我与椰树最亲近的时分是在夜晚。月亮出来

了，白云于深蓝的夜空上孤独游荡像一个大海深处的棉花岛。我在椰林里散步，在渐渐暗下来的夜色里，看椰树叶羽蓬张，仿佛朝大海俯下身子。风一点点走过来，椰林里积攒了许多的风。这些风在椰树裂开的羽片中穿行，像穿过钢琴的簧片。你听到了风与椰树的合奏，比海岸的絮语更细密。被月色清洗过的白沙滩。一如凝霜，而月亮转为金黄。这时候，行走在沙滩的人最好用沙子把身体埋起来，只露出眼睛和耳朵，看夜空里的椰树叶的舞动，听它与风的二重唱。

在库伦沟林场跑步

早晨从库伦沟林场的招待所醒来，感觉像花朵从露水中醒来。后窗连着山坡，茂密、修长的青草上面长满了野花。花朵好像刚看完戏，还在睁大眼睛回忆剧情。前窗的对面垛着伐下时间不长的红松，鳞片还是新鲜的，松脂的香气整夜在我的房间中萦绕，梦境仿佛镶嵌了琥珀。

出门跑步，山坡传来群鸟的喧腾。我几乎不想跑了，想钻进山里把藏在暗处的小鸟一只只揪出来，看是什么样的鸟在唱这些歌。人的眼睛没什么能耐，见到的只有松树，见不到鸟。这里的空气比刚开瓶的香槟气味还香。人在城里待久了，连街道垃圾都辨不出臭味，鼻子来在这里像一只刚刚被救活的狗。没想到，大地上竟有这么多种香气，让人晕眩，好像香味挤跑了血液里的氧。香味在脑子里冲撞，人走起路来跌跌撞撞。我有些舍不得大口呼吸，这么好的空气用来跑步呼吸都糟践了，应该慢步走小口吸气，跑步浪费香味。

水泥大道笔直通向远方，没有车过，好像白修了。水泥路上稻草袋子的花纹依稀可辨，真没怎么过车。跑吧，在这里跑步是专场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天空上的白